

杨柳散文选

花窗



杨柳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杨柳散文选

花窗

杨柳一著
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窗 / 杨柳 著. —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4. 12
(重庆市少数民族作家精品丛书)
ISBN 978-7-5063-7706-5

I. ①花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93905号

花 窗

作 者: 杨 柳

责任编辑: 袁艺方

装帧设计: 丁奔亮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160千字

印 张: 14.75

版 次: 2014年12月第1版

印 次: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706-5

定 价: 30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第一辑

沉寂的花窗

沉寂的花窗 / 003

每个村庄都有几个寂寞的高手 / 011

姐妹 / 024

漫山麦芒 / 036

第二辑

火铺上的烟火日月

火铺上的烟火日月 / 055

供销社 / 065

饭店 / 069

村小 / 072

粮仓 / 078

浓荫里的家园 / 085

毛坝 / 088

陌路上的故乡 / 092

第三辑

衣如羽翼

衣如羽翼 / 103

乡间爱情 / 109

乳名 / 119

一个人的时光 / 123

流水沧桑 / 128

探访一杯茶的前世今生 / 132

情书往事 / 135

穿越者 / 141

总有一个夜晚让你的灵魂安然翩飞 / 147

群蜂飞舞 / 152

第四辑

辛卯春节记

辛卯春节记 / 159

第五辑

地图上的新娘

细屋里的隐秘人生 / 189

吊脚楼里的闺阁时光 / 196

鞋垫 / 200

地图上的新娘 / 208



第一辑

沉寂的花窗



沉寂的花窗

凤凰顺时针旋在圆圈内，锦缎般的羽翼隐忍舞动。圆圈之外，梅枝伸展，铜钱大的梅朵疏密有致地缀在枝头，两只喜鹊簇拥在梅朵间。松针一簇簇地，密密匝匝挤在虬曲的松枝上，松枝上栖落着两只引颈远望的鹤。一男一女两个全身赤裸的人，下身纠缠，上身分离，各自抱着一棵树，回首相望。外围，万字花格一环套一环，环环相扣。

外婆房间的花窗意象繁复，构图巧妙，雕工精致，人物花鸟栩栩如生，呼之欲出。虽然经历了七十年时光的磨砺，窗棂的边棱有些朽败了，但仍可见当时的华美气象。那时她新婚，身着红袄局促地坐在雕龙刻凤的红漆六柱婚床上，红盖头被掀开那一刻，她看到全身披红挂彩的新郎春生脸色惨白，全身哆嗦。她也哆嗦了一下。然后她就看到新房那扇花窗，精致繁复，紧致密实，牢固可靠，足以把窗外的挡在窗外，把窗内的圈在窗内。外婆内心顿时踏实笃定。她想：还有什么能够穿过这扇窗户，来侵扰他们的命运呢？

外婆出嫁那年19岁。她一个穷家小户的女儿，能嫁给简家大少爷春生做媳妇，完全是因为她那一副好身板。她高大、健壮，在乡间，这副身板一看就能劳累，善生养。像大多数宽裕人家的公子一样，春生温和斯文，饱读诗书。只是作为男人，未免太白了点，也太瘦了点，夏天的傍晚，他身着丝绸长衫站在阶前，风吹得衣袂飘飘，似乎衣服里面的那个人也要飘走，只留下一种类似精神或者气质的东西，在晚风中纠缠在人的心头，久久不散；然后就开始咳嗽，先是轻微地咳，越来越重，后来就喘成一团，不能自己，下人赶忙把他扶进房去。

长子内弱，是母亲简老太的一块心病。她替春生四处延医，终不见效，于是她决意说上一房壮实的儿媳，以弥补儿子的不足。

简老太曾经找神算张瞎子算过命。张瞎子听简老太报过春生的生辰八字后，又问弟弟冬生的八字，沉吟半晌，才说，春生的弟弟冬生克兄，春生一生恐有不虞。简老太急问解法，张瞎子又沉吟半晌，说让春生、冬生兄弟二人同日成亲，春生先进屋拜堂，冬生后进屋拜堂，用这种方式抑冬生，扬春生，春生一生就大吉无咎了。

于是，简老太急着为冬生也张罗了一门亲事。那时节冬生还是个半大小伙子，圆头圆脑，白白胖胖。跟春生的斯文相反，他不爱读书，顽劣异常。母亲告诉他就要成亲了，他正在院子里把一只炮仗点着朝一只大黄狗扔过去，炸得院子里一地纷乱的狗毛。

娶亲的日子定在冬至前一天。那天，简家张灯结彩，一派喜

庆。春生的洞房在西屋，冬生的在东屋，两间洞房由一条长长的石板阶沿相连，像一根扁担上的两只筐，不轻不重，不偏不倚。一天里娶进两房儿媳，这在乡间绝无仅有，是喜上加喜的意思。人人脸上浮着喜色，但暗地里，谁都明白这场婚礼亏一方，盈一方的。

为了赶先迎娶进门，春生娶亲的队伍先出发，前往外婆娘家的村庄。一个时辰后，简老太才挥手，放冬生娶亲的队伍出了门。

族里的女人们都在春生的新房忙碌，她们在雕龙刻凤的红漆大床上铺上锦缎的喜被，在床单下撒上硌人的板栗、花生、大枣。端洗脸水的孩子在母亲的指挥下进进出出反复演练。冬生还早，等春生进了洞房，再去忙冬生的洞房也还来得及。

先进屋的却是冬生。当冬生掀起轿帘，身着红袄的新娘从花轿上款款下来时，人们都惊呆了。简老太愣了好一会儿，才走下台阶，把一对新人牵进堂屋拜了堂。在鞭炮喷呐的声音中，大家心事重重地看着冬生跟他的新娘进了东屋洞房。

春生迎亲的队伍进门时，春生看到了满地鞭炮碎屑，顿时脸色煞白。他掀开轿帘，扶新娘下了花轿。简老太再次走下台阶，一手挽着新郎，一手挽着新娘，把他们牵进堂屋。香案上，傧相为这对新人燃起一对大红喜烛，左边代表新娘生命的那一支，稳稳地燃着，右边代表新郎那支，烛焰像受到惊吓似的，抖了一下，烛芯歪倒在一边，把那半边烛燃开一个决口，那决口迅速溃败到底，烛芯跌了下来，烛熄了。那一瞬间春生似乎崩溃。在鞭炮和喷呐声中，傧相高喊一拜天地，他就势倒伏在地，久久不能起身。旁边两个男人硬拖他起来，勉强把仪式行至结束。简老太含着失控的眼泪，把这对新人送进了洞房。

有族里老者根据喜烛断言，春生只有两个月时间了。

一家人心知肚明，强作欢颜，掐着日子，提心吊胆地过去。在一日紧似一日的煎熬里，外婆出奇地爱上了春生。

春生有一双与庄户人不同的手，这双手绵软、细腻、白皙，十指修长。这双手跟他的身体不同，不见明显的病态，甚至还有一些饱满，有力度和把握的样子。夜晚来临，房里点着灯，春生坐在桌前，捧读一本书，或者铺开一方纸，悬腕握笔，龙飞凤舞，房间里立时弥漫起一股浓浓的墨香，这香气是外婆所陌生的，她受蛊一般为这香气着迷，也因此对那双手心怀敬仰和亲爱。她默默地伫立一旁，入神地望着那双手，内心甜蜜又痛苦。

春生死于次年正月。

多年以后，我的大姨妈向我讲述她父亲春生的病——她大概是听外婆说的——春生得的是肺结核，那个年代的绝症。本来打算借结婚冲喜长保平安的，哪知婚礼上的变故反加速了他离开的脚步。大姨妈说起冬生的岳父就愤愤不平。她恨那个狡猾的铁匠铺老头，恨他事到临头违反两家的约定，不仅免去了女儿出阁时的一切礼仪，还让女儿、女婿骑马出门，八个轿夫抬着空花轿一路狂奔，到了婆家的村口，一对新人才下马上轿，缓缓进门。大姨妈骂他歹毒，是他害死了她的父亲。她对那个不曾谋面的人充满仇恨。

自大姨妈后，外婆在以后的十多年里，陆续生下四男四女，其中两个死于天花，一个死于羊癫风，还有一个死于后来60年代的饥馑。我的母亲刚满月就被镇上一户人家抱养，15岁时才被外婆接回家中。外婆的五个孩子，在体格上像高寒地带的树，矮

瘦，一出生就苍老。而在性情上，则接近于刚发好的豆芽菜，细软、温和、孱弱，人前人后细声细气地说话，兄弟姐妹相互体恤怜惜，惧怕黑夜，惧怕无缘无故的响声。母亲跟她的兄弟姐妹从不提及他们的父亲，这个家庭里没有父亲和丈夫这两个词，他们的降生不过是苦难在命里飘忽，飘累了，便落在外婆体内，被外婆独自孕育，肿瘤一样成长，长至成熟，瓜熟蒂落，落地成人，成为我的舅舅、姨妈，和母亲。

东屋住着一对老头老太，母亲让我叫他们外公外婆。按房屋格局看，他俩大概是外公的弟弟弟媳，我的堂外公堂外婆。老头满头银发，脸色红润饱满，看得出一生过得不错。我对那个老太太印象一直模糊，只记得好像围腰上缀着不少亮的银片。春天的午后，老头在院里桃树下眯着眼睛打盹，我跟小表妹在树下捡拾落花，叽叽喳喳的声音吵醒了老头，他抬了抬眼皮看了我们一眼，忙高声唤老太太，老太太从屋里出来，把晒在院子里的一簸箕花生赶快端了进去，那样子好像怕这两个女孩子偷吃花生。

我知道这个叫冬生的老头跟我的血脉关系，是在他的葬礼上。冬生无后，母亲兄妹五人披麻戴孝为他守灵。母亲告诉我，冬生就是她的生身父亲，我的亲外公。我大为震惊：那个冷漠的老头，居然是我血脉的源头。我身上流淌着他的血液，在尘世我们却互不相认，陌生人一样相处。

母亲的讲述显然相当困难，她不知道说什么好，怎么说才好，有一段时间她竟然泣不成声，她反反复复地说：“她怎么这么苦，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苦的人。”

在她支离破碎的叙述中，我大致知道了以下这样的事情：

春生去世时外婆已有身孕。简老太念及儿媳腹中的简氏骨血，不忍她离去，便命冬生将她收了去。事实上，当时外婆也无路可走。于是嫂子成了小叔子的妾。与通常的妾不同的是，外婆对外的身份仍是长房儿媳，继承春生名下的那一份家业，并在冬生的帮助下，延续着春生那一脉的香火。冬生新婚，对他那白脸小媳妇格外着迷，悲伤憔悴的寡嫂显然无法吸引他，无奈简老太态度强硬，他不得不接受，便声称只管生育，对她及其子女的生存、生活、生计一律不负责。这个条件简直匪夷所思，但当时似乎只能这样，三方都默许了。

外婆仍住在西屋，冬生夫妇仍住在东屋，东西两屋由一条长长的石板阶沿相连，像一根扁担上的两只筐，不轻不重，不偏不倚。一年里的某些夜晚，阶沿上洒满月光，白、冷、亮，像一地白霜，人走在上面有些打滑。冬生踏着一地月光来到外婆房前，推门进去，开门的声音总是惊得外婆浑身一颤。冬生看到月光透过花窗照进来，外婆披一身月光的碎片坐在床头。

冬生出门的时候，发现月亮在天上偏了些，也黄了些。刚才铺在阶沿上的月光现在已经移到板壁上去了，他的影子在板壁上移动。他半边身子披着月光走回东屋，“吱呀”一声推开房门，嘟囔一声“好冷”，就进了屋去。这开门的声音又惊得外婆浑身一颤。外婆披衣坐在床头，月光透过花窗照在床前，像一潭水，明晃晃的，静，清亮，仿佛不曾被人搅动过。

在更多有月亮的夜晚，外婆和衣坐在床头，她看到那扇花窗，窗上繁复的花鸟人物，如此紧致密实，让她有些透不过气来。窗棂间泻进形态各异的月光碎片，那些碎片落在她身上，让她像披着一件水做的衣裳，冰凉、潮湿。落在地上的，像一地白

霜，是砒霜那种霜。照在板壁上的，像纷乱的刀片，明晃晃白生生，在她心上一刀一刀剝割。她想劈了那窗户，让月光水一样哗地冲进来，刹那间把她淹死都愿意。外婆睁着眼睛直到天明，才顿顿神，聚合起身心，起来忙碌着炊煮，把一群孩子和一群牲口都喂饱，就牵着牛，扛着犁，带着一串孩子，出了寨子。这期间，家道已经空落得只剩下那座大宅子，外婆得为一家人的生存像男人一样在土地上拼命。她遣散长年，赶着牛耕地；秋收时节弯腰拱一面挞斗去后面山上田里打谷；去到几十里外的江边砍细韧的苦竹，战战兢兢地走过摇摇欲坠的木栈道，把竹子扛回来碾碎造纸卖，以维持孤儿寡母一家人的吃穿用度。

忙完一天，外婆常常于黄昏中在阶沿上坐那么一会儿。这时候，她的表情是沉静的。落霞把天地间浸染得一派苍黄，风吹得满山树叶翻转，亮出灰白的叶片阴面。寨子对面的山坡上，有春生的坟茔，晚风过处，淹没在荒草里的墓碑露了出来，像沉静的眼睛，那双眼睛在许多年里，与外婆隔着死生，相互遥望，各自荒凉。

我的母亲生于1949年，她是外婆最小的孩子。她出生的时候，外面正在发生许多大事情，包括遣散妾仆，实行一夫一妻制。外婆是长媳，有自己的家产，带着一群儿女，也无路可走，就被允许继续留在简家。孤儿寡母跟冬生一家本来在生产生活就无一丝瓜葛，这下更是彻底断了往来。

晚年的外婆常常整天待在她的房间里，房间里有些幽暗，屋外的天光透进来，即刻变得古旧，被窗格塑成一束束形态各异的光柱，细小的尘埃在光柱里飞舞。外婆佝偻着身子在这些光柱里

窸窸窣窣地忙来忙去，像一帧老照片，慢，薄，轻。

外婆活了91岁，算是无疾而终。四个人里，她是最年长的一个，也是走得最晚的一个。根据她的愿望，儿孙把她安葬在春生墓旁。她跟春生短暂厮守了三个月，遥遥相望了70多年，最后终于两两相依，永不分离。

外婆死去后，她的房间空了下来。小舅的儿子板栗儿走进房间，他嫌那扇花窗太复杂，窗棂太密集，房间即使在大白天里也幽暗，甚至有几分阴森森的感觉。这个年轻人乒乒乓乓几榔头卸掉了那扇花窗，卖给一个常年走村串户收旧货的人，用换来的一百块钱去镇上划了两块玻璃，把窗子改成明亮的玻璃窗。

板栗儿就在这间房里成了亲。

每个村庄都有几个寂寞的高手

—

清明前一天，我们去月亮坪一位朋友家采茶。刚进院子，一位老人就从檐下立起身，迎上来拉住我们的手，热切又急促地问：“客从何来？”

老人是朋友的祖父，姓陈，曾在省立中学教俄语，可能格外倾心苏联文化的魅力，给自己起了个俄国名字叫康斯坦丁·马卡尼奇，在校内跟师生说话，必称“我康斯坦丁·马卡尼奇”，“我康斯坦丁·马卡尼奇这样”，“我康斯坦丁·马卡尼奇那样”。仿佛是故意逗他，大家都不叫陈老师了，但康斯坦丁·马卡尼奇这个名字又太长，大家懒得记住，便简而言之，叫他“老坦”。老坦因名字而出名，成了省中的名人。

老坦四十岁上，遇上中国最后一批接班政策，让初中还未毕业的儿子顶替了自己的工作，退休回家，蛰居乡间。正当华年，光阴又慢得很，百无聊赖中，便自学起了中医：买一大本《黄帝

内经》、一大本《本草纲目》，对照着从甘草、柴胡、车前子开始，半年下来，便开始一边翻书，一边开方抓药，为乡邻治病了。头疼脑热、腹泻生疔什么的，居然治愈者也十之有五。可能是入行太晚，也未遇到名师点拨，有时不免有可怜的人经过他长期的诊治，渐渐病入膏肓，最后竟死去了。乡间有句话：秀才学道士，转过来就是。完全出于实际之需，老坦临时又学做道士，在丧堂上敲起了纳摩，为死去的人超度亡灵。他多年教书，练就一副洪亮嗓门，连敲带唱几天几夜，声不嘶，人不累，做道士的名气倒盖过了做医生。这样，若有病人求治，他一般先治，治不好，死去，就敲。乡间的葬礼有浓厚的巫道气，一次次的历练，后来，老坦甚至学会通阴阳、断生死、卜吉凶、祈雨、观花、替妇人求子、念符咒解难等绝术，天上人间，半神半人。就这样，他在乡间熬到七十岁，眼神倒不错，只是耳朵听不斟酌了，再没人肯在他半生不熟的医道上耗尽耐心，再加上农村开始移风易俗崇尚科学，他便落寞下来，最后不得不在医、巫两项职务上同时歇了手。这时候，顶替他工作的儿子也从学校退了休，孙子娶了媳妇，添了孩子，这样，老坦成了曾祖父。孙子们都远离故乡，去了远方。留在家里的儿子和媳妇忙于土地和家事，无暇与他交流。生活轰然前行，而他却迟迟不肯退场，被时光抛在桶子里，回头转身，四处都是壁垒。他有时候小心翼翼地跟儿子、媳妇搭讪，看他们手里忙着，嘴里也忙着，好半天想不起回应一句。他坐在院坝边，每见村人路过，不分男女老幼，都要拉住言说半天。渐渐地村人烦了，每次路过都低眉俯首，三步并作两步，逃一样走开了。独自在家的时候，他就对着炉火，对着灯焰，对着树，对着藤上的瓜喃喃而语。脚下有蚂蚁成队路过，或是一只蜜